

十七史商榷

十

七

史

有

權

十七史商權卷九十五

東吳王鳴盛謨

新舊五代史三

家人傳首語自相違

家人傳首敘引極言女色能敗人國與後宦者傳論言女色之惑粹而去之之易語自相違

各紀傳冗文宜歸併

梁家人傳太祖之母事敘畢又敘追尊與紀複雜傳和凝傳敘晉高祖幸鄴凝慮安從進反請豫爲宣敕命將以待之與從進傳複又雜傳王晏球傳敘其與契丹戰事與附錄契丹傳互有詳略歐節字縮句惜墨如金偏有此冗文宜歸併一處詳之而

於他傳互見者則云詳某處吳縝五代史纂誤所摘文複各條
茲不載

骰子

廣王全昱傳有骰子又董昌臨民訟擲骰子以決勝負見吳越
錢鏐世家案廣韻骰子博陸采具出聲譜案其意當爲从骨投
省聲說文卷四下骨部本無此字新附亦無而溫庭筠詩玲瓏
骰子拋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則此物以骨爲之

梁諸王互有詳略

歐公梁家人傳與薛史宗室諸王傳互有詳略然太祖八子其
封號事蹟頗有歐詳而薛史反略者如第三子友璋歐敘其初
爲壽州團練使直至末帝時爲武寧節度使頗備薛史於本傳

及末帝紀中皆不載今有末帝貞明三年十一月辛丑榮陽鄭義造佛頂尊勝陀羅尼石幢記在河南許州龍興寺亡友錢唐周天度讓谷知州事搨以寄予記言義爲武寧軍親王元從家寄瑕邱主當許下武寧親王卽友璋與歐合瑕邱今山東兗州許下今河南許州主者府主而武寧徐州軍名義寄家於兗而已身則從友璋於許也蓋友璋本由陳許一鎮徙武寧軍雖徙未赴徐時猶在許義尙從在許故造此幢

博王友文傳未了

博王友文傳敘至友文畱守東京之下便止其事未了與前唐愍帝紀末同其下卻接庶人友珪者云云當於東京之下添一句云後事在友珪傳庶人友珪宜提行另起

溺涎液斗餘

唐明宗家人秦王從榮傳明宗病溺涎液斗餘通鑑注薛史作便溺升餘案此見今本舊五代史第四十四卷明宗紀

劉延皓事未了

唐廢帝家人傳廢帝后劉氏之弟延皓事敘至爲天雄軍節度使被張令昭逐走帝但削延皓官爵而已便止此處尙不見延皓下落如何住得薛史則延皓自有傳此下言晉高祖入洛延皓逃匿龍門廣化寺自經死但不甚吝惜筆墨只須多敘兩句十七字則首尾完具矣前代皆別有外感傳今附見后傳中又作此不了之語壹意剗削毋乃太簡通鑑攷異引唐實錄以延皓爲劉后姪薛史作弟歐從薛

重貴降表出亡事

薛史於晉少帝紀載其上契丹主降表太煩非體歐改入晉家人高祖皇后李氏傳爲得之且薛史只有帝降表而歐并全載李后降表亦爲可喜契丹國志所載與歐同又歐曰少帝爲出帝於紀末只用契丹滅晉一句結束其出亡以後事亦別見於高祖皇后李氏之下裁翦頗工薛史少帝紀末歷敘出亡以後繇猥事殊爲失體不如歐史薛史末段言周顯德初入自塞北至者言帝無恙歐用之而添一句云後不知所終亦覺比薛語氣爲完備

馮后事敘述不明

歐敘出帝后馮氏本重允妻旣不言姓似是宗室而絕不言重

允何人重允死而出帝娶之其下突言契丹責帝納叔母讀者疑重允與重貴同行何以稱叔及讀至下文別一篇敘高祖之叔父兄弟子孫方知重允本高祖弟養以爲子故與其諸子之名排行敘事如此太求省筆殊眩人目應於前先揭明

郭崇韜安重誨皆樞密兼節度

樞密使之名始於唐以宦者爲之至朱梁後唐則以朝臣充之

自是遂奪宰相之權而宰相反擁虛名矣

說見容齋三筆第四卷

歐史唐

臣郭崇韜傳莊宗卽位拜兵部尙書樞密使滅梁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薛史則云莊宗卽位加檢校太保守兵部尙書充樞密使誅梁氏至汴州宰相豆盧革在魏州令崇韜權行中書事俄拜侍中兼樞密使郊禮畢以崇韜兼領鎮冀州

節度使檢校太保係加銜歐史刪之差可不曰守曰充而以拜
統之未妥至拜侍中雖已爲眞宰相然唐宰相制度已詳第七
十四第七十六第八十一第九十二等卷矣而至此時則其制
又變蓋唐時侍中中書令不輕授而同三品同平章事卽爲宰
相若五代則又必以兼樞密者方爲有相權如豆盧革輩但有
相名耳自當如薛史先言以侍中兼樞密次及兼鎮爲是成德
卽鎮冀宰相兼節鎮始於唐如李林甫楊國忠皆然但居京師
遙領不赴鎮此莊宗以寵崇韜也又歐史安重誨傳明宗卽位
以爲左領軍衛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固辭不
拜改兵部尙書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案固辭
者辭大將軍也改尙書者由大將軍改也使如故者樞密使如

故也郭崇韜安重誨皆忠於謀國而誣枉見殺作合傳配搭頗精若論贊中言兩人皆爲樞密因專論樞密奪宰相權餘皆不及此論贊之變體惟是薛史重誨傳已殘缺據王溥五代會要所載唐莊宗宰相五人使相三十一人兩處內皆有崇韜此可見遙領者亦爲使相矣何也崇韜未嘗出鎮也乃明宗使相三十八人中有重誨以重誨實曾爲河中節度也而宰相十人中反無重誨則大不可解豈歐史云加侍中中書令皆失實乎樞密雖有權究非相乎此當闕疑篇首云其父福遷爲晉將晉救朱宣福遷戰死而薛史則云重誨其先本北部豪長父福遷於河東將兵救兗鄆而沒重誨之父單名福而遷字則連下文讀新史譌舛令人噴飯滿案其所書恐多不可信

三省長官皆宰相而唐偏以同平章事充之後又移其權於翰林學士五代又移其權於樞密使唐宦官之所以擅國者樞密出納王命神策掌握禁軍也五代則鑒其弊樞密以大臣爲之改左右神策爲侍衛親軍其都指揮使亦以大臣充之官制隨時不同如此

守魏固楊劉自鄆襲汴

崇韜曰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卽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案汴州之州南雍本作用用字佳歐史此段乃梁晉興亡大關目所敘亦差簡明但薛史載崇

韜說莊宗之言則云聞汴人決河自滑

今滑縣屬河南衛輝府

至鄆

今東平州

屬山東泰安府
皆在河南岸非舟不能濟又聞精兵盡在段凝麾下
段凝時駐守滑

州王彥章曰寇鄆境彼既以大軍臨我南鄙又憑恃決河謂我

不能南渡志在收復汝陽
本作汝陽以意改此汴人之謀也臣謂段凝

保據河壩苟欲持我臣但請畱兵守鄆
今直隸大名府當時名曰鄆即魏州保固

楊劉
見下文陛下親御大軍倍道直指大梁
今河南開封府云云此段於

情事尤詳析若歐史則未免刪改太多向來史家動稱梁晉夾

河之戰此戰蓋相持數年方得滅梁大約東起楊劉西至濬滑

沿河皆戰壘也通鑑第二百七十二卷胡三省注楊劉引九域

志在鄆州東阿縣極精確其間扼要處為德勝夾河兩岸皆有

城號南城北城
見新唐臣符存審王建及二傳又有楊邨有潘張有麻家口
新唐

臣周德威傳作麻家渡有景店有馬家口有鄒家口有清兵驛有王邨有

高陵津此皆河津夾寨梁晉戰地胡注亦不能一一鑿指薛史

以決河自滑至鄆一句括之甚妙大約諸地名總在此一句中

通鑑敘此事作梁主命於滑州決河東注曹

今山東濮州府屬曹州

府

及鄆以限唐兵尤明此水乃梁人所稱護駕水也其時莊宗

以魏爲都故須固守而楊劉則極東河南岸旁所築城亦須固

守方可從此而南自鄆襲汴也前第八十九卷楊劉一條已攷

此事今再將諸河津地名攷之則當日戰地情形益可見又觀

此則自滑至鄆爲決河所行之道而經流亦相去不遠今則桑

麻徧野一望皆成平地曾無涓滴河流試就梁晉事尋之猶可

想其遺跡禹貢錐指除解經再商外其於後世事則詳明可取

卷首有唐大河圖攷之則五代河形亦自了然矣

觀第六卷唐明宗紀第四十四卷康延孝傳并崇韜傳勸莊宗
自鄆襲汴三人所見如一莊宗又果銳梁安得不滅若從鄴渡
河而來則段凝重兵駐守滑臺其勢必來爭戰未便長驅而南
故必迂道從楊劉夜渡自鄆入汴凝本怯懦持兩端即使覺之
亦必觀望不前梁若未遽滅則諉言未及覺知故不急赴救梁
一滅則旋踵降唐矣唐人早已料破定計之妙如此是以所向
無敵

所以必守魏者莊宗爲欲滅梁從太原遷此根本之地隔河對
岸卽滑梁重兵在焉故也通鑑一百十九卷宋高祖武皇帝紀
永初三年五月帝崩九月魏人寇奚斤等率步騎二萬濟河
營於滑臺之東又一百二十五卷宋文帝欲伐魏帝策軍勢先

言乘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先取碣磳滑臺二城并虎
牢洛陽然後下文言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過河卽成擒彼時
魏都平城卽今山西大同府尙未遷洛也觀此二條則知南北
朝時滑在河南唐沈亞之下賢文集第三卷魏滑分河錄云元
和八年秋水大至滑河南瓠子隄溢將及城居民震駭帥恐出
視水迎流西南行欲救其患聞故有分河之事其水嘗導出黎
陽傍其功尙可跡於是遣其賓裴引泰請於魏曰河東滑最大
自洛以西百流皆集於滑而隄防不固竊以黎陽西南迴孺拒
流以生衝激之力誠願決一派於斯幸分其威耳今秋雨連久
洛滑以西雄川峻谷暴發之水爭怒以走會河勢日益壯恐一
旦城郭無類謹聽命於將軍魏帥許之其將卒吏民請曰滑得

水禍於天久矣魏何威乃許移於已哉帥曰黎陽與滑俱帝土
人有不幸凡見其苦卽爲舉手寧皆有威者夫全大以棄細理
也且滑壁卒數萬人民不安生未知其賴吾安敢以河鄙咫尺
地爲惜乎顧桑麻五穀之出不能賑百戶假如水能盡敗黎陽
尙不足愛況其無有民何患無土以食因召吏趣籍民地所當
奪者盡以他地與之籍奏天子天子嘉其意而可之明年春滑
鑿河北黎陽西南役卒萬人閒流二十里復會於河其孺田凡
七百頃皆歸屬河南夏六月魏使楊茂卿授地案新唐方鎮表
肅宗上元元年置滑衛節度使

號永平軍
改義成

治滑州卽今河南衛

輝府滑縣在黃河之南岸廣德元年置魏博節度使

號天
雄軍

卽今

直隸大名府治元城縣在黃河之北岸今則禾麻遍野廬舍相

望撫茲日之桑田何知昔時之滄海乎觀亞之所錄則唐時大勢尙可想像得之南北各書新舊唐書皆無河渠志河事須芻攷而得也趙彥衛雲麓漫鈔第二卷載東京至女真御寨行程云東京四十五里至封邱縣皆望北行四十五里至胙城縣腰頓四十五里至渡河沙店四十五里至滑州館云云彥衛此書當宋光寧間其時河已徙陽武而南汲胙之流已斷滑反在河之北今則視彼時徙而愈南河壩去滑遠矣當梁晉夾河戰爭時河形大約與唐元和不異魏滑南北對峙而魏乃晉都滑對岸最近梁人防晉切要處也梁人決河以限晉兵者若是專指大河則彼時之河卽奪漯出朝城者是其流必大似無待於決且晉人之渡河而軍者多矣河南之地晉兵充斥但恃經流未